

隔海相望有知己 ——写在铃木先生退休之际

金 健 人

我与铃木先生最初相遇，是在三十年前的1989年。那时我担任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以中文系的名义欢迎铃木先生一家。铃木先生仰慕我系徐朔方先生的学问，投其门下研习中国古代戏曲、古典小说，兼及民间传说。有段时间他研究《白蛇传》，我曾陪他沿着传说中的白素贞游湖上岸路线，到清波门一带去重走了一遍。他认为白娘子传奇对日本现代社会很有影响，作为二战后日本第一部长篇动漫，《白蛇传》在日本动漫界享有“元老级”的地位，是后来宫崎骏等漫画家一系列作品的开山鼻祖。

在铃木先生身上，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特点。一方面是特别强调通过人类学、民俗学、图像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更多的是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从中可以发掘到许多明清时代的市井风情。另一方面是强调从具体问题入手，在细微处着眼，往往专注于一个小小的切口，但深钻下去，开拓出一个大大的空间。他于2002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的读法——铃木阳一文论集》，以日本异域文化研究者的视点，发现了许多中国研究者发现不了的问题，对中国古典小说做出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窥知日本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新方法。曾经有浙大学生问铃木先生最喜欢中国的什么作品，他坦言最喜爱的是《西游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猪八戒的鼻子到底有多长”的论述。

原杭州大学与日本高校的最早学术交流，我的印象就是从神奈川大学开

始的。当时王勇教授意欲建立日本文化研究所，但那时校办研究所几乎没有，学校领导们也不知该怎么办。当时我担任学校的社会科学处处长，由我主持，面对校领导们的质询。王勇和我陈述了建立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必要性，最后得到了校领导班子的认可，但却立有“三无”条件：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新生的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最早合作伙伴，就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究所。铃木阳一先生任所长期间，给予了全力支持。原杭州大学与神奈川大学，也在当时创造了合作召开双边学术会议次数最多、合作出版学术论文集卷数最多的纪录。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掘井，后人享福。而铃木阳一先生就是那栽树者和掘井人。我除了借两校双边学术会议之便，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之外，还受铃木先生推荐，在2000年到2002年期间，到神奈川大学担任了两年的特任教授，体认了日本的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铃木先生担任主管对外交流的副校长后，几次到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续签合作协议，为延续两校的友好合作关系，竭尽所能。

在我所结交的日本学者中，铃木先生是最通晓中国风习，最了解中国人心理的。我与他可以说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包括一些两国关系中的非常敏感的话题。有他在场的一些场合，我还发现，不止是我，其他中国朋友也几乎与我一样，大家都不把他当外人看待。他自己也常说，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杭州大学就是他的母校。包括他的学术研究，也几乎离不开杭州，离不开西湖。他曾对我表示，退休以后，其他工作都放下了，但有个心愿要完成，那就是研究西湖，研究西湖与日本的文化关系。最近他家里发生了点事情，造成部分书籍浸水发霉，其中也包括他深爱的西湖相关书籍。我托出版社的学生帮助，给他收集邮寄了一部分，其他的要以后慢慢补充。

铃木先生曾在浙江大学的最高学术讲坛“东方论坛”上，做过关于“西湖与江户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讲座。开场他就回忆了自己与杭州的情缘。他说看到浙大校园里樱花开得很盛，中国人都觉得樱花盛放的时候是最美的，可在日本人的眼中，樱花凋谢时才最美，因为在这时候，除了能感

受到美，还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哀愁。以浙大校园的樱花为引子，讲述江户时代日本文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造艺术，引出那时日本人对于西湖和苏堤之柳喜爱的缘由。他从诗词、史书、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绘画、版画等美术作品，多角度地展示了日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受到的有关西湖对其文化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潇湘八景的传入，结合日本自身自然地理条件后演变为近江八景、金泽八景等，但因洞庭湖太大，适应不了日本人的审美眼光，后来在西湖的影响下，经历了“盆景化”的过程，最终演化成独具日本特色的新八景。

我与铃木先生最大的一次合作，便是帮助他一起筹划“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在日本”的系列活动。当时金庸先生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院的领导班子和主要专家学者都来了。同时赴会的还有北京大学的陈平原等中国其他高校的研究专家，日本的金庸作品翻译者和研究专家。除了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讨会，还特地为横滨的市民们安排了两场金庸作品的普及性讲演专场。期间，金庸先生特别高兴，他说在日本召开关于自己作品的学术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思维非常敏捷，讲演、答谢、宴请、应酬等等，应付自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酒喝得高兴，有人就打趣金庸先生，指着我说：金健人的“金”是真金，你的“金”是假金。想不到金庸先生张口就来：我不是假金，是合金。满堂喝彩！铃木先生张罗着一切，当然很累，但他对我说，能把这么多中国朋友请过来，与日本朋友们欢聚一堂，特别高兴。

我知道，除了原杭州大学、后来的浙江大学，他在中国的朋友还有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们的出国机会很少，不知有多少中国学者受惠于铃木先生的帮助。他们或者是赴日访学，或者是求助资料，或者是子女到日本留学，或者是初到日本遇到困难……凡是找到他的，他都竭尽全力热忱帮助。我与他隔海相望引为知己，与我同样心情的，我想还有很多。当然，日本友人帮助过我的也有很多，今天写这篇文章，脑海里禁不住一一浮现，我

想也借这篇文章，在向铃木先生表达感谢和祝福的同时，一起向他们表达我的感谢和祝福！